

葛赤峯著

藏邊采風記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葛赤峯著

藏邊采風記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贛縣初版

(34322 贛手)

藏邊采風記

贛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壹元叁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 者 葛 赤 峯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
重慶白象街

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

各地

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究

目次

甘肅川康四省邊境旅行經過路線略圖

第一章 步行入藏區

蘭州出發

河州諸馬

三
洮河話舊

四 信奉回教的蒙古人

五 甘青回民的祖先

六
大夏河谷中

第二章 拉卜楞概況

一 經過拉卜楞大寺

二 寺院外圍巡禮

三 大寺内部之走馬看花

四
藏餐舉例

五 參加藏民一個唱歌會

六 藏兵大閱……………二五

七 治邊何者爲首要……………二七

八 喇嘛之住所及其生活……………三〇

九 看天葬……………三二

十 「冲惹」巡視……………三四

十一 嘉木樣佛與拉卜楞大寺……………三六

十二 談話佛與轉世……………三八

第三章 草地紀行……………四一

一 大夏河上游……………四一

(一) 三果乎平原……………四一

(二) 第一晚之帳房生活……………四三

(三) 處處警戒……………四四

(四) 拉卜楞寺與草地藏民之三重關係……………四六

(五) 桑科見聞……………四七

(六) 政教分治之嘗試……………四九

(七) 甘青邊境之蒙古部落……………五〇

二 河曲內外

(一) 黃河上游在望

(二) 藏民婦女的地位

(三) 談「河曲藏區」

(四) 渡「頭道黃河」

(五) 藏民不吃魚

(六) 「西番」之文化

(七) 三不管地帶

(八) 半獨立之「亦黑倉」

(九) 黃河左岸之滯留

(十) 渡二道黃河

三 果洛之行

(一) 果洛之複雜關係

(二) 康撒之學校圈

(三) 訪問康萬慶土官

(四) 記康撒二活佛

五二

五一

五四

五六

五七

五八

六〇

六三

六五

六七

六九

七〇

七〇

七二

七四

七六

(五) 數十里老鼠地帶.....

(六) 藏民之搶掠風尚.....

四 阿壩印象.....

(一) 草地之南部邊緣.....

(二) 從郭門寺電台說起.....

(三) 殘酷的現實.....

(四) 墨額大土官.....

(五) 談阿壩之農商業.....

五 川甘邊境上.....

(一) 藏民之牛.....

(二) 沮洳地帶行進.....

(三) 白河右岸遇匪.....

(四) 唐高與轄漫.....

(五) 信口欺誑之積習.....

(六) 洮河上游地區.....

(七) 郭哇與人民.....

附錄 拉卜楞民族史略.....

七八

八〇

八三

八三

八五

八七

八九

九〇

九一

九二

九三

九五

九七

九八

九九

一〇一

一〇四

藏邊采風記

第一章 步行入藏區

人稱張、某亦曾爲南京大機關人。然則，兩人，至心當官時當時，最時對內，對人，一、蘭州出發，對人，並何人，自南京來者甚多。其對，同民長三
「大」，回人，一、蘭州出發，對人，並何人，自南京來者甚多。其對，同民長三
二月二十七日清晨，自蘭州步行出發，走向甘青川康邊境藏民區域重心之拉卜楞。出省垣西關後，沿公路而行。北方的道路，泥多石少，行人甚感困難。人馬擁擠的時候，塵土揚起，呼吸爲難。有人形容這一帶的道路謂：「雨天似醬缸」，蓋泥濘難行；「晴天似香爐底」，則細灰微塵，堆積甚厚也。

行約十里，至分路處。正面公路去臨洮，即舊之狹道。右大道去臨夏，即舊之河州。我們捨公路循大道而行。

此次同行共四人，目的地爲拉卜楞。因直接僱牲口，比較困難，故先到蘭拉中心之臨夏。臨夏舊名河州，是一個著名的地方。距蘭州拉卜楞各約二百里。

一路地勢，向上傾斜；不久又正式翻山。此山土名尖山嘴，上山須十里。久未行動，步行

平地已感費力，上山更爲艱難。有些時候，只能一步一喘，支撐前進。所有驢馬，亦全身流汗，氣喘吁吁，循山道曲折而上。

這一條路，人煙絕少，飛鳥罕見，走起來相當乏味。但問所僱腳夫，卽此單調而費力的道路，每月要走三四次，每年走四十次左右。人，爲了衣食，常置身於十分枯燥乏味的生活之中。

過山以後，情形稍爲不同。石塊漸常見，山之陰面，積雪亦多，使單調之土色，略有點綴。有些地方，又小有樹林。山谷中，蜿蜒冰河一條，下層爲冰，其上略有積雪。有好幾處大道須自冰上經過。又有一處冰瀑，冰卽如水流下之狀態凝結，巨厚可觀。

一路上，同行之人馬漸多。與一河州籍之老年農民閒談：知此人係「大教」，此間稱漢人爲「大教」，回人爲「小教」。河州之漢回居民，究由何處遷來？據老者云：其先爲南京大柳樹巷人氏，十餘代前，被迫遷移來此。並云河州漢人，自南京遷來者甚多。其後，同行另外三人語記者，其先亦均爲南京大柳樹巷人氏。然則，河州漢人，至少當有相當部分，最初係由江南遷來者也。

該老者對於河州一帶教育之落後，突發感慨。彼本人係一目不識丁之農民，但屢次云：「一個人不進中學，實什麼都不懂。」他感慨河州一般教育之落後，更感慨河州女子教育之落後。他說：「在蘭州，看見許多女子，都進學校。在河州，如送女孩入學，卽受人之恥笑。」

他欣羨東南一帶的人，大多能寫能文。

預定今天宿八十里之漫坪。距宿地尚有十餘里，地名大沙溝，完全在乾河谷中行進，亦爲著名的盜匪出沒之所。河底全爲沙石，甚多顏色美麗之紅綠石塊，尤以綠色者爲多。晚七時餘到達洮沙縣屬之漫坪。自晨十時出發以來，中間未經休息，已足足步行九小時矣。

二 河州諸馬

二十八日晨七時，離漫坪前進。今天要過洮河，預定宿八十里之瑣南壩。出發之時，不約而同之同行者更多，已成爲十一匹馬二十餘人的一隊了。

新參與同行者，有一位楊君，臨夏人，於當地情形，頗爲熟悉。從他的談話，知河州一帶居民，除漢人回人藏人而外，又有蒙人與羌人。蒙人已信奉回教，今日過洮河以後，即可看見。羌人俗稱土人，其語言文字服飾等，均與番族不同。

河州境內，今日是否尚有羌人，記者其後並未親見。但就過去之歷史而觀，此說當甚可能。中國古代羌民之分佈，即在甘南、川北以及青康一帶。河州附近，自漢代趙充國馬援以來，卽歷爲漢羌民族劇烈爭戰之所。閱河州誌，境內昔亦可見「定羌驛」「定羌堡」等等地名。故河州境內，今有羌人之遺留，當爲十分可能之事。

今日中國西部之少數民族，所謂藏、所謂番、所謂羌，究竟其異同若何？爲尙待詳細研究之問題。康藏一帶之藏，甘川青康一帶，歷來爲羌民所居；康藏一帶，古時爲今之所謂藏族者所居。唐代以後，藏族之吐番內侵，征服沿邊羌民。羌民沾染藏族文化，雖以藏族血統，而形成今之所謂番民。故番民可謂爲羌藏之混合民族而以羌民爲主者也。任乃強氏之西康圖經一書，於研究三族關係後所得結論，謂「番民可以混於羌而不可以混於藏」，亦作如此之主張。而今日甘川諸省，均稱其所屬「番民」爲藏民，其是否正確，實尙值得研究也。

河州是一個著名的地方。有人說：「河州是中國的回教聖地」，又有人說：「河州是西北的火藥庫」。這一切，暫且按下不談。河州還有一些著名的地方，爲外間所熟知者：一爲河州姓馬的人特別多。二爲河州姓馬的人，在西北軍政各界，極佔勢力。

河州姓馬的人確實很多。實際上，不僅河州而已，中國回教徒中，姓馬的普遍的多，所謂：「十個回民九個馬」也。今日過洮河以後所見之蒙古人，信奉回教以後，亦已大多姓馬。此問題，至抵達河州以後，始獲一答案。在河州，從美國傳教士處，借得美人安得烈氏關於西北回教問題的一本專著，據云：回教徒頗似基督教徒，樂以「先知」之名爲名。而回教教主穆罕末德之第一字，在中文中其音同馬，故爾回教徒中姓馬之人特別普遍。此項答案，當甚有其理由。

其次，河州諸馬，在西北軍政等方面，特別佔有勢力。談甘肅近代人物，可以發現一項頗爲有趣之事實：甘肅全省，據云近年曾任省府主席職位者，共有八人，而八人均河州籍。八人之中，除一新疆主席金樹仁而外，餘均爲馬姓之回教徒。卽：曾任安徽主席之馬福祥，曾任甯夏主席之馬福壽，曾任甘、甯主席之馬鴻賓，曾任青海主席之馬騏、馬麟以及現任青海、寧夏主席之馬步芳、馬鴻達是也。此外馬步芳、馬鴻達、馬鴻賓、馬步青四人。通常又有「西北四馬」之稱。

河州馬姓，除上述諸人而外，今在西北軍政各界擔任要職者，爲數尙不勝枚舉。較爲國人所熟知者，若民十七八年，掀起西北大亂之馬仲英；今日統率騎兵一師，在前線參加抗日之馬彪，亦均河州之回教徒也。

三 洮河話舊

不久，來到洮河之濱。這一帶山明水秀，風景甚佳。對岸一帶冲積平原上，樹木林立，以楊柳、梨、杏、桃棗之屬爲多。據說春季花開之時，風景更爲可觀。河中有船磨，利用水力以磨麵粉。久在山中行走，至此又聞水聲潺潺。渡河有船，河上橫鐵索一條，長四十餘丈，人馬下至船中，拉引鐵索而渡。過河後卽爲河州屬之唐王川，居民均爲唐王二姓。

唐王川以後，要翻牛心山。據土人云：此山上山須二十里，下山七十里，共爲九十里。但

上下山均不及昨日所過尖山嘴之陡峻。知道要翻大山，先在唐王川飽餐一頓麵條，喝足開水，並略事休息。同行李君卽至河濱速寫河中之船磨。李君廣西人，到北方來，又轉入邊地去，從事繪畫工作，一方面覓取邊地的寫生材料；一方面以圖畫作爲教育邊民的工具。

民國十七年大亂的創痛，深印在這一帶居民的心裏。途中所過，無論男婦老幼，談起該時的慘狀，歷歷如繪，據云：民十七八時期，此間房屋，被焚一空，卽所有林木，亦無倖免。今日近千家之居室，連縣之林木，均係民十八年以後重建新栽者。十七年大亂以後，以人散地荒，十八年卽無食糧，樹皮草根，羅掘俱盡。他們指着這裏一條滿積灰土的大路云：這一帶，遍地都是餓死的人。

他們亦約略記得當時作戰的情形。該時回民方面領袖爲馬仲英。據說，民十七年時，馬仲英才十七歲。馬等四五人，從西甯出來，經過循化時，突入該縣警察局及縣政府，劫有其槍械財物。旋返抵河州，已嘯聚至數千人，卽開始攻城。守城爲國民軍趙部。馬圍城數次，均未能攻入城內。當時蘭州方面國民軍，曾大隊赴援。據同行某本地人談：劉郁芬之部隊，卽駐紮牛心山，曾被圍相當時期，山中乏水，死者甚多。門致中部，卽屯紮昨晚歇宿之邊坪。孫連仲部，則自南部赴援，吉鴻昌部其後亦到。國民軍方面，動員如許重要將領，事態之嚴重，戰況之激烈，均不難想見。

四、信奉回教的蒙古人

上牛心山，這一帶河州東鄉。一般人，說起河州的東鄉人，總說他們語言不通，知識低落，強悍野蠻。嗣知河州東鄉居民，其先爲蒙古人，其後信奉回教，並以馬爲姓。所經各地，看戶長姓名，往往發現頗爲奇特之名字，若馬十二八，馬一下拉，馬鴉黑鴉，白二個等。他們仍操蒙語，聽他們談話，顯然與漢音有別。

東鄉蒙人，何時遷入？何地遷來？記者閱河州舊誌，其上並無記載。就大勢而觀，當係清初以後，自青海移入者。青海方面，清初以後，始有幾支蒙古人，大舉自新疆一帶侵入。而河州毗鄰青海，且清代中葉，青海南部番族強盛，蒙民常無力抵抗，不堪壓迫，每徙內地以避其擾。凡此諸端，均可爲河州東鄉蒙民來歷之一種解釋也。

至河州東鄉蒙人之信奉回教，可能之假設，當有下列二端：一、河州自清初以後，回教已極興盛，居民之信奉回教者極多。蒙民至河州後，受其他各鄉回教徒之感化，轉而信奉回教。二、元代成吉思汗後裔所建立之諸大汗國，除在中國之大元汗國，比較尊崇佛教而外，餘在新疆、中亞、南俄、小亞細亞一帶之伊兒、欽察、窩闊台、察合台諸汗國，其後均信奉回教。也許這些國家，覆亡以後，其後裔流入青海河州一帶。則遷來以前，即已信奉回教矣。以上二種假設，尙未知孰者比較符合事實。

至東鄉多盜，清初已然。康熙時代，河州知事王某，於視察東鄉以後所作一首詩中，有云：「……斯鄉多盜竊，豈其性無良？沿村遍問訊，民亦不諱藏。謂盜所自來，盡以輸官糧。官糧無定額，里胥任取將。誅求到骨髓，積逋終難量。賦繁田畝膏，歲入那堪償。縱矧心頭肉，莫醫眼前瘡。相率寧爲盜，暫免里胥戕……一言一啼淚，聞之摧肝腸。」這幾句，寫得十分深刻沉痛。當時蒙古人大概尙未至東鄉，多盜原因，係由於糧賦之太重，胥吏之苛取。

翻牛心山時，經過一村。此間居民，須遠至二十里外，取水飲用，艱難可知。同時想起，昔日劉郁芬之部隊，被因此山中，無怪要渴死多人也。

上午七時出發，午後五時抵達預定之宿地鎮南壩。連續步行，已達七小時。鎮南壩今日之居民，係信奉回教之蒙古人。但歷史上，本地顯然與羌番藏民，有極密切之關係。「鎮南」者，藏語「幸福」之義。其地名之來源，當始於番藏勢力，尙未退出河州平原之時。這一帶歷史上大部分的時間，爲羌番藏民所居，大約明代以後，始漸逐出邊民，形成今日規模。閱河州舊誌載：「明洪武三年，總兵官鄧愈統大軍至河州，吐蕃師何鎮南降」，可以見之。明末，番民之降者，尙有安置河州之事。舊誌載：「明萬曆二十年正月，西番李羅台夫等率衆歸附，受之。二月，安置降夷五百於河州」，其下註云：「設處大城東小巷，遂名撻子巷，」故河州一帶，明代以前，羌番藏民，實佔有優勢。鎮南壩之地名，卽爲此項歷史事實之一種遺跡也。

五 甘青回民的祖先

三月一日晨，又離鎮南壩向河州行進。河州人謂本寨之景谷山與拉卜楞寨之對峙中平風。蘭州河州相距二百里，兩日來已走了一百六十里，第三日只餘下四十里了，而且是下坡路。先難後易，先苦後甘，格外覺得有勁。

又遇一位張姓的皮貨商人。他們的店在西安，他每年去拉卜楞一次，收買羊皮，僅十七八年河州大亂時期，因歸路截斷，曾留拉卜楞一年。他們收買羊皮，分爲二路，一至寧夏中衛，一至甘肅拉卜楞，這正代表中國皮毛之三大產區，蒙古與西藏。中衛以上，係阿拉嘉顏濟納等蒙旗；拉卜楞以下，係甘青川康等省邊地之藏區，均爲游牧邊民所居，以畜產著名。

拉卜楞區域，皮毛而外，馬匹亦甚著名。俗稱南番馬者是也。其後在臨夏客店中，遇一寧夏畜牧場之負責人，他從寧夏帶來百餘駱駝之布帛。到拉卜楞去交換該地之馬匹。將近出山，河州平原業已在望。從高處遠眺，顯然，這是大夏河的沖積平原。大夏河自城

西南，繞東南、正東向北流去。

走出叢山，下到大夏河濱。河之彼岸，林木頗不少，多爲修直之白楊與細枝之柳樹，極像一個苗圃。過河有木橋一座，略呈拱形，記者約略步測一下，長可四十米。河中河側，有石礫巨岩甚多，風景頗佳。

此橋名爲摺橋。過橋道側，見有私立第六青雲小學校。河州諸馬中，馬步青馬鴻逵對於桑梓教育，頗爲努力。馬步青於河州辦有青雲中學，又有青雲小學。馬鴻逵則辦有雲亭中學。過摺橋後，進入河州平原，又行十餘里，始抵河州城下。我們經回民聚居之南關而入南門，門首有守兵數人，肩槍執刀而立，係河西馬步青之部下。

進入河州以後，對於河州一帶回民之來源，仍存疑問。看他們的外表，若比較狹長的面頰，多髯的領部等，似與漢人不無差別。其後，從前曾提及安得烈氏的一本專著中，知河州一帶回民，大致可分爲三部：阿剌伯回，撒拉回與蒙古回。河州南關一帶回民之祖先，雖有阿剌伯兵士與傳教士的血統，今日已操漢語。青海循化一帶之撒拉回，來自中亞之撒馬爾罕，今日操土耳其語。河州東鄉一帶之蒙古回，今仍操蒙語。實際上，三種回教徒而外，河州一帶，漢人之奉回教者，亦頗不少。

六 大夏河谷中

三月五日晨，離河州走向拉卜楞。出河州南門西行，溯大夏河而上。這一帶，爲大好大夏河之沖積平原，林木縣延，居民稠密，沿途所遇人馬亦多，景色酷似漢水流域之漢中平原。一水中流，兩側爲肥沃之平原，再遠些有縣延之山影。兩列山間平原之寬廣，約自數里至十數里不等。想不到在隴南山地，尚有如此大好平原。這一帶稱河州西鄉，亦是著名出人物的地方。